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 第十七回 勸賢母攢金仿驕鳳 殉故主絕粒化哀鵲

話說王夫人因李紉教子成名，吩咐大家湊份子，替他做生日，交寶釵辦去。第二天，平兒將銀子收齊，親自帶到怡紅院，按數點明，交與寶釵。只湘雲一份，說明由寶釵收取，不在其內。綜計已有一百五六十兩。寶釵心想若辦得太熱鬧了，恐怕賈政不願意；若是過於簡略，王夫人面上又交代不過去。斟酌其間，只可傳了一班小戲，餘外雜耍一概不要，卻將酒席格外從豐。到了那天，李紉穿了封誥品服至王夫人處，剛好邢夫人已從東院過來，便向邢王二夫人都行了禮。邢夫人連忙扶起。王夫人也道：「今兒是你的好日子，別拘禮罷。」又打發繡鸞去喚寶釵、探春。等他二人來了，王夫人吩咐道：「你們替我款待大嫂子，讓他舒舒服服的受用一天。」探春、寶釵答應了，笑對李紉道：「大嫂子聽見了沒有？回頭可得依我們的。」一時，薛姨媽、李嬌娘來了，不免周旋了一回，便同至內客廳。

一路走著，已聽得鑼鼓響台之聲。

此時李紉、李綺、邢岫煙、薛寶琴、史湘雲、惜春都在廳上等候。原來李家姐妹，前一天就跟著李嬌娘同來，在稻香村住下。寶琴因路遠，也住在娘家，和邢岫煙同來。從大觀園走過，先至櫳翠庵去尋惜春、湘雲，大家一起來的。平兒一大早就叫小廝們帶著車馬，將巧姐接來，寶釵又邀了喜鸞、四姐兒。

只東府尤氏婆媳，來得最晚。當下雖沒有外客，卻也花團錦簇，繞座生春，很夠熱鬧的了。又有各房丫環和有面子的家人媳婦們，聽說傳戲，也都趕來湊趣。大家見著李紉，都要忙著拜壽，還有些磕頭行禮的。笑語喧闐攪成一片。

寶釵、探春依著王夫人的意思，在廊前另擺一席，請李紉上坐，李紉只是推讓不肯。王夫人聽見他們在那裡三推三讓，笑道：「你大嫂子若不肯坐，我可親自來送酒了！」還是尤氏痛快，走過去說道：「今兒是什麼日子，大嫂子你不上坐叫誰坐呢？難道等著太太來安席麼？」硬推著李紉坐下了，大家坐定。

賈蘭夫婦穿著品服進來，從薛姨媽、李嬌娘起，直至胡氏、巧姐，一個個的都敬了酒。薛姨媽道：「大奶奶，你看這一對佳兒佳婦，我們都替你喜歡。你還不痛痛快快的樂一樂麼？」

李嬌娘道：「我們姑奶奶這可熬出來了。將來真要像老太太那麼大福氣，還要看到重孫子、灰孫子、滴裡搭拉的孫子呢！」正說著，戲班裡女伶上來請點戲。薛姨媽點了一出《吃糠》李嬌娘點了一出《別巾》邢夫人推說不大懂得，王夫人再三叫他點，方點了《賞荷》隨後王夫人也點了一出《墜馬》，又命賈蘭去請你母親隨意點兩出。李紉揣度王夫人喜歡吉祥戲文，便點了《兒孫福》的《報喜宴會》緊跟著大家也都點了，最後是寶釵點的《誥圓》。當下就彩扮演唱起來。

眾人看了《吃糠》都替那趙五娘可憐，也有傷心落淚的。

人到《別巾》《墜馬》上場，是丑角笑劇，又都笑了。薛姨媽道：

「往常聽戲，都是家裡自己的班子，只那回鳳姑娘生日，聽過一回外頭的。到底他們板眼認真，腳色也配得齊整。」邢夫人道：「他們的行頭、切末，可沒有家裡的講究呢！」李嬌娘道：

「我到了京城裡，才知道這裡的風氣，都是講究聽戲的。不但切末不全，連行頭都舊得不像樣兒，只要唱得好，還算好戲。」

平兒問巧姐道：「姐兒，你在鄉下聽得著戲麼？」巧姐道：「我們鄉下那有好戲？無非是駝吼戲、蹦蹦戲，唱到野台戲，就算最好的了！」

湘雲拉探春到一旁，唧唧咕咕的說了半天的話，不知說些什麼？一會兒回到座上，正演著《誥圓》，看到末後，笑道：「那霍都梁有了鬮飛雲，又要華行雲，到底誰是大誰是小呢？若不是皇上家替他調停，各經各的封誥，只怕要鬧僵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俗語說的『又哭又笑，兩個饅頭都要。』就是這位霍狀元了，究竟還是好的。如今的人娶了一個，丟下一個的多得很哪！」喜鸞道：「可不是麼！我們隔壁江都尉，家裡有了一大一小，在外頭還另娶正室呢。」大家說著話，丫環們已將晚席擺上，寶釵、探春又忙著去招呼李紉。賈蘭夫婦也上來預備安席。

惜春本來厭喧好靜，又是向不吃葷，那天坐得也乏了，便先回櫳翠庵去了。到了庵裡，只有當家老婆子出來開門，走進房也是靜悄悄的，不見一人。忙問：「紫鵲那裡去了？」老婆子回道：「紫鵲姑娘躺在那裡一天也沒有動，恐怕是病了，四姑娘去瞧瞧罷。」惜春走到紫鵲屋裡，燈還沒點，連忙叫人掌燈。進去一看，只見紫鵲一絲兩氣的，閉著眼躺在炕上，面色如白紙一般。惜春叫了他幾聲，總不答應，不禁嚇了一跳！心想早起他還照常出來的，怎麼病到這般地步？

原來紫鵲服侍黛玉多年，一心只向著黛玉。那年瀟湘焚稿的時候，他就想跟了去的。因為自己是賈府的人。殉了黛玉，不近情理，所以因循下去。自黛玉托夢給他，才知黛玉成仙，又是許多人都在那裡，當時就要跟去，黛玉未允。醒後哭了好幾天，思來想去，別無他路，自己便打定主意，漸漸將飲食減少，以至絕粒。惜春、湘雲只見他照常出來服侍，那知他是拚命扎掙的呢？

此時，惜春見他病重，未免驚慌。趕即打發婆子們，將湘雲接了回來。湘雲摸紫鵲身上並無寒熱，叫了兩聲，只將眼微睜，卻又閉下，也猜不透是何急病。忙命人通知外頭，悄悄的請了王太醫來。那王太醫向來穩當有餘，診他六脈平和，只是虛弱，便道：「這病是思慮傷脾，平素秉賦又弱，以致積成虧耗。」開了一貼補中益氣的方劑，好容易叫人抓了來，煎好了，一瓢一瓢的灌他。無奈紫鵲咬牙合口，灌不進去，灌了少許，卻又吐出。湘雲也是無法。鬧到夜深，吩咐婆子們好生看他，自去睡了。

這裡紫鵲正在昏沉，忽見黛玉進來說道：「傻丫頭，你要跟我去，不是很容易的麼！何必這麼吃苦？」紫鵲道：「姑娘，你丟下我走了，可叫我怎麼去呢？」黛玉將衣袖向他臉上一拂，道：「紫鵲姐姐跟我來罷！」不覺便隨了他去，身子彷彿虛飄飄的，看那天色，就如同刮黃沙的一般。霎時間，進了牌坊，瞧見許多宮殿式的房子。又走了一會，方見一座朱油金釘的宮門，隨著黛玉進去。一派都是殿宇巍峨，前院開著石榴花，後院卻開著海棠。紫鵲心中暗想，往常聽人說神仙世界，那花兒是四時不斷的，果然不錯。又走進一層院子，有人說道：「妃子回來了。」只見一群人接了出來道：「奶奶倒回來得快。」近前細看，卻是晴雯、麝月、金釧兒。當下紫鵲暗想：怪不得我那回夢見姑娘和他們在一起呢！只是那院落又不像這裡。又想到：那些人稱什麼妃子？他們又稱呼奶奶，難道姑娘已嫁了寶玉麼？

正在胡想，麝月上前拉住紫鵲的手道：「你可來了，我們都惦記你哪！」金釧兒道：「我在絳珠宮，瞧見一個人走進來，好像紫鵲姐姐似的？正要叫你，被侍女們攔出去了。至今想著，總有點疑疑惑惑的，想不到你真來了。」紫鵲神魂未定，想不出說什麼好，半晌方說道：「你們敢則都在一塊兒呢？」走進屋裡，有許多精緻的■斷，頗似怡紅院。晴雯又拉住他，問這個問那個，說了半天。

又見寶玉從外頭進來，瞧著黛玉笑道：「妹妹回來了，沒累著麼？別盡在外間站著，這裡有風呢！」黛玉瞪了他一眼道：「你還是這麼婆婆媽媽的，這脾氣多咱才改呢？」紫鵲此時如何敢怨寶玉，便即上前見禮。寶玉笑道：「紫鵲姐姐，你瘦得多了！如今還理我不理呢？」說得紫鵲也笑了。麝月道：「你們沒瞧見他那時候，別提有多麼狠心了！二爺站在廊簷底下那麼久及他，只要問他林姑娘幾句話，他死也不開那扇門。央及了半天，連點活動氣兒也沒有。若不是我把二爺請了回去，就把二爺閃在那裡凍壞了，他也不管。二爺回去哭哭啼啼的，又賠了許多眼淚，他還不知道呢！」黛玉聽得眼圈兒又紅了，勉強說道：「說那些廢話做什麼？咱們裡屋去罷。」大家進了裡屋。紫鵲見那牀帳陳設佈置一新，料定是黛玉的新房。忙道：「我還沒給姑娘道喜呢！」說著，便拜了下去。黛玉連忙拉他起來道：「你還和我鬧這些？我們好些時不在一塊，也該好好的說說話兒。」寶玉讓他們說話，自同晴雯、麝月到西屋去，金釧兒還在這裡伺候。紫鵲便將黛玉死後，他撥在寶玉房裡，那和尚來了，他如何和襲人搶玉，後來又如何到櫳

翠庵，一一的都說了。黛玉聽到中間，也落了幾點淚！

金釧兒也將這番玉旨賜婚，黛玉執意不從。後來林公夫婦如何來信，元妃如何親臨主婚，都告訴與他。紫鵲聽了，深替黛玉歡喜，說道：「姑娘一向想家，這可好了，姑老爺、姑太太有了准地方了，就回去看看，想也不難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他本說要和我到臨淮去的，就因為你這事耽誤了。過一兩天，我們還要去的。」紫鵲道：「姑娘要去，千萬帶了我去，我也見見姑老爺、姑太太。」說著，寶玉已走了過來，金釧兒便拉著紫鵲退至西屋，自去和晴麝諸人說笑。

這裡黛玉見沒人了，便歪在牀上閉著眼睛養乏。寶玉道：

「好妹妹別睡了，咱們說說話兒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且鬧他們去，讓我歇歇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在那邊也坐膩了，叫我往那裡去呢？」一面說著，便走近炕沿，拉著黛玉的手。黛玉掙開手道：

「好好的那邊坐著，咱們說話。」寶玉道：「坐著沒意思，我也躺躺。」黛玉道：「你要躺著，我就起來了。叫他們瞧見了，有什麼意思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從前怎麼倒可以的？你忘了，我還給你說黛山林子洞的故事呢！」黛玉道：「那時候可以的，如今還是那時候麼？你又不乏，早上睡到什麼時候？還不好好給我坐著呢！」寶玉不管，也取個枕頭，對面歪著。黛玉倒真個坐起來了，三步兩步就要走出去。寶玉一骨碌起來，追上去攔住。只聽晴雯大聲道：「二姑娘來了！」這才同往外屋接去。只見迎春和鴛鴦款步進來，說道：「我們聽說紫鵲來了，同來看看他。」黛玉道：「二姐姐和鴛鴦姐姐裡屋坐罷，我叫紫鵲來見你們。」二人入室，只聞得一股幽香，似蘭非麝。迎春問道：「林妹妹薰的是什麼香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好兩天沒薰了，也許是那回薰那群芳髓留下來的香味。」迎春道：「那香我聞過的，也不大像。」

黛玉請他二人坐下，那紫鵲便已進來。鴛鴦和他都是服侍過賈母的，見了分外親熱。說道：「想不到我們這一把子，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剩我們和晴雯倒在一起了。」紫鵲問鴛鴦是否住在這裡？鴛鴦道：「我管著『癡情司』，就住在司裡。因為這裡辦喜事，寶二爺留我陪二姑娘住下，一直還沒回去呢！」

「迎春先請了賈赦、賈政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的安，又問了許多家裡的事。聞知蘭哥連中，家道復興，頗有喜色。紫鵲又說到探春、湘雲重起詩社，做了許多杏花詩。寶玉道：「咱們這裡漸漸的人來多了，將來也起個詩社罷！」黛玉道：「通共能有幾個做詩的，起什麼詩社？要做你自己做罷。」鴛鴦道：「我聽說你們要到臨淮去，可有這事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他這們說的，知道他多咱才走？若是准走了，還要請你們兩位替看家呢！」迎春道：「見了姑爹、姑媽，可記著給我們帶信請安。那回攪擾了好兩天，真叫人怪不安的。」二人又坐了一會方去。寶玉催著黛玉卸妝就寢。歡娛易過，轉眼就是兩天。

那天，寶玉、黛玉一起來，就忙著料理上路。只帶了紫鵲、麝月二人，一路駕雲行去，到了臨淮衙門裡。賈夫人一聽得姑爺、姑奶奶來了，真是又驚又喜。迎到院裡，見了黛玉，便摟住哭個不休。眾人勸了好一會方住。寶玉是從先見過的，那時還小，如今見他長成英俊，也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你們瞧寶二爺，真像從前國公爺的樣兒！」有一個陪房的鄭升媳婦，是見過賈代善的，說道：「真是的。剛才哥兒從外頭進來，我一瞧見，就楞了一楞。連大老爺、二老爺都沒有這麼像，那二老爺倒有點像老太太呢。」一時進了堂屋，黛玉又領著紫鵲、麝月，拜見了賈夫人。問知紫鵲是一向服侍黛玉的，麝月是身殉寶玉的，對他們也很敬重，只叫鴛鴦姑娘、麝月姑娘，並不以侍婢相待。

那時，林如海正在坐堂問案。一時，堂事結了，換便服踱了進來。見著寶黛夫婦，也是悲喜交集。問了黛玉許多話，又試探了寶玉的學問、道行，自是乘龍妙選，不由得喜形於色，便和寶玉細談經史的異義，諸子的精理。一會，又談起八股文章，說到那年殿試對策，只據實敷陳，寫的大卷，也不行行到底。不料，倒蒙皇上賞識，拔在一甲，點了探花。並因此簡在帝心，不久便轉了蘭臺，放了鹽院。

原來林如海雖成了神，這些科名結習，也還未能忘掉。寶玉素常厭惡這些，卻因是林公，只得跟著說說。林公又笑對寶玉道：「你中了舉人，便把舉業丟下，倒也有理。如今，舉人比進士、翰林還要吃香呢。聽說有個舉人出身的武中堂，他說舉人都是通的，進士都是不通的，那翰林更是狗屁不通。還有一個大名士，也是如此說法。我就不信，我們進士、翰林，不也是舉人裡出來的麼？」說得寶玉大笑。

依寶玉的意思，當天就要回來。無奈林公夫婦再三挽留，黛玉也依依不捨。賈夫人因寶黛尚未滿月，在園子裡收拾幾間精室，給姑爺、姑奶奶同住。林公又帶著出去，逛了兩處名勝。

一直住了五天，方肯放他們走。臨走，賈夫人又私自給黛玉許多東西。林公知道了，笑道：「夫人，你太傻了，他們都是散仙的地位，還短些什麼呢？」

那天，辭了林公夫婦，一路回至赤霞宮。晴雯、金釧兒接了黛玉進去，寶玉便到前院去看湘蓮，談了許久。回至內室，黛玉正和迎春、鴛鴦說話。寶玉忙叫晴雯將帶回來的許多珍玩，都檢點出來，大件的擺在几案之上，小件的付量尺寸，都擺在博古■子裡。剛擺上，瞧著不合適，又重新挪過。自己爬高上梯的，忙了半天，連迎春、鴛鴦走了，也不曾理會。

黛玉送迎春等回來，瞧見了笑道：「你這無事忙，又忙這些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妹妹，你從前瞧見人家帶來的東西，就想起家來，擦眼淚抹鼻涕的。這些東西，都是家裡來的，還不該好好的擺起來麼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看我也太小氣了，難道在乎那些東西麼？」一時，晴雯、紫鵲替黛玉卸了妝，還陪著說話。寶玉插不上嘴，歪在榻上，只管裝困。晴雯回身瞧見了，說道：「二爺別睡著了，蓋上點罷。」黛玉道：「今兒我也走乏了，你們安置好了，也歇歇去罷。」一宿無話。次日，迎春、鴛鴦見喜事已過，寶黛二人去臨淮也回來了，便要搬回司裡去。黛玉留他們不住，只得叮囑他們兩邊住住。

又過了兩天，黛玉因悶坐無聊，和晴雯、紫鵲同至前院走走。看那花兒開得正好，便打發侍女們分頭去請迎春和鴛鴦、香菱，都來賞花。少時迎春先到，黛玉陪他在前院看石榴花。

只見正殿外幾棵大樹，都開得密密層層，就像花山子似的。迎春道：「怪不得這裡叫做赤霞宮呢！人說天台山的赤城，全是一片仙霞堆成，恐怕還沒有這麼濃豔呢！」說著，鴛鴦、香菱也來了。大家都就石榴樹下白玉繡墩坐著賞玩。迎春道：「寶兄弟呢，怎麼沒有在家？」黛玉道：「剛才元妃姐姐叫他去了，想必就要回來的。」鴛鴦散步看花，見那邊旁院，也有些山石花木，說道：「那兒還有小園子呢，我們瞧瞧去。」晴雯道：「柳二爺住著呢。」鴛鴦剛要走去，連忙折回。黛玉道：「咱們裡院坐罷，這裡究竟不大方便。」大家便同進工字院來。

此時，斜陽照著海棠花上，滿院裡都是花光。鴛鴦笑道：

「我們住在這院裡，一天忙忙碌碌的，也不覺著怎麼好。回去了幾天，再來看這花兒，都像分外有了精神似的。可見，玩的事總要心閒，才領略出好處來。」迎春道：「再好的園子，住長了也覺著不希罕。那紫菱洲我是住慣了的，看著還不如瀟湘館、怡紅院呢。那回從孫家回來，住了兩天，直捨不得走，還不是那幾間房子麼？」大家攔看了一回，見迴廊上擺著玉幾繡墩，還有些竹牀藤榻，便隨意坐下。

一時，寶玉回來。晴雯、麝月忙著服侍他換了家常便服。

黛玉問道：「怎麼去了這們半天？」寶玉道：「宮裡寄來了一篇御制祭文，那上頭說著元妃許多賢德，娘娘叫我抄了下來。

有些四六句子，不大懂得，還叫我講給他聽。我瞧他哭哭啼啼的，那裡好就走呢？末後，又叫我替他擬謝表。我說這謝表可怎麼寄去呢？娘娘聽著倒笑了。」

香菱正和紫鵲、金釧兒靠著欄杆坐著說閒話。他自從那回在大觀園聽寶玉說那薛蟠娶親的話，誤以為有心調笑，總遠著寶玉。此時，也知寶玉不是那種人，卻是見著他，臉上還有些訕訕的。便拉著紫鵲，同往廊外看花，恰和鴛鴦在花下遇著。

紫鵲見花片落得鴛鴦一身，忙上前替他揮了。鴛鴦道：「林姑娘向來愛花的，這些花片，怎不收拾？」紫鵲道：「二爺每天一

清早親自掃了，都收在錦袋裡。這是剛落的呢。」香菱只顧看花，說道：「那幾枝新開的，紅得多麼可愛。我念過古人詩『塗抹新紅上海棠』，今兒才知道那『塗抹』兩字，真虧他想的！」紫鵲道：「咱們站在這兒，就聞見一陣陣的花香，人說海棠無香，真是冤枉。」香菱歎道：「世間冤枉事多著呢！菱角分明有香的，還受我的連累，被我們冤家奶奶瞎批評了一陣。」鴛鴦道：「看花罷，說那些做什麼？」那邊，迎春和寶黛繞廊閒步，迎春道：「這裡海棠、芭蕉都是成片的，才配稱『怡紅快綠』呢！若在京城裡，芭蕉葉子一大，海棠早就謝了，那趕得到一塊兒？」寶玉道：「上回元妃姐姐看了，也是這麼說。他還要提另寫個匾，至今也沒寫來。」

「黛玉道：『古人詩詞上芭蕉、海棠的字眼多得很，何必單抄那個？倒顯得貧氣。』」

一時，侍女們回道：「席擺齊了。」黛玉忙即讓坐，香菱、鴛鴦坐了一席，黛玉陪著。寶玉卻陪迎春另坐一席。晴鵲麝釧也在兩席上打橫分坐。黛玉素不善飲，只舉杯相陪。

寶玉隔席對鴛鴦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是向來做令官的，今兒咱們也行個令兒罷。」鴛鴦道：「行什麼令兒呢？咱們擊鼓傳花罷，傳到了誰，鼓住了就喝一杯，念一句成詩。要帶花字的。那花字數到誰，誰再喝。說不出來的罰三大杯。」晴雯忙道：「那可不行。我連字都不認識，那裡找詩去！那不是安心坑我們麼？」鴛鴦笑道：「不會說的，唱個小曲，或是說個笑話。」金釧兒道：「不會唱的怎麼辦，那裡現找笑話去呢？別算上我罷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酒令大如軍令，那個不遵的，先罰三大杯。」金釧兒瞅了寶玉一眼道：「二爺，你倒是鐵面無私的，我喝不了可找你。」鴛鴦已命侍女折了一枝海棠，送到席上，另一侍女在簾外擊鼓。

一聲起令，便聽得鑿鑿鼓響，那花剛傳到黛玉手中，鼓便住了。鴛鴦道：「這是林姑娘喜氣招的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們做弄我呢！」舉杯喝了一口，把酒都倒在手中裡了。念道：「雲鬢花顏金步搖」，剛好數到鴛鴦。鴛鴦笑道：「也不知誰做弄誰？」大家催著，只得喝了。聽那鼓聲又起，那花輪了兩輪，卻到迎春手中歇住。迎春喝過令杯，念道：「馬踏春泥半是花」，大家數是香菱。鴛鴦看著香菱喝了酒，說道：「二姑娘為什麼單說這種句子？」

正說著，又鑿鑿聲起，少時歇住，花兒正到寶玉手裡。寶玉將令杯喝了，念道：「落花猶似墜樓人」，數來恰是麝月。麝月問道：「小爺你怎麼啦？」舉杯正要沾唇，寶玉卻就他手中喝了。晴雯說道：「可別輪著我。」恰巧花到手中，鼓聲剛住。笑道：「真是怕什麼有什麼。」鴛鴦勸他說笑話，也不肯說。還是寶玉說：「從先在怡紅院聽他唱過小曲。」晴雯沒法子喝了令杯，唱了一支《賣花球》，方算過令。

底下鼓聲歇住，又輪到金釧兒。大家也要他唱小曲，金釧兒笑道：「你們別小看我，我肚裡還有詩呢！」念了一句：「桃花流水渺然去」。眾人都詫異道：「你這句那裡來的？」金釧兒笑道：「我聽二奶奶念過的，下一句還是『別有天地非人間』呢。」鴛鴦笑道：「真虧他，現取來現用。」數到花字；恰是寶玉，寶玉正喝著，鼓聲又歇住，輪到鴛鴦。鴛鴦喝了酒，說道：「我說一句收令罷，『名花傾國兩相歡』。」數那花字，正是紫鵲，紫鵲也喝了。大家都道：「這句收得真好。」一時席罷，大家散坐。黛玉道：「我有點小事出去一趟，你們都別走，等一會還有人來呢。」寶玉忙道：「剛吃完了就走，看撲了風，你急什麼？」黛玉瞅著他道：「我也是為你喲！」說著，便帶著紫鵲去了。迎春、鴛鴦納悶，都問寶玉來的是誰？寶玉微笑道：「橫豎一會兒就明白了。」約莫一頓飯的工夫，方見黛玉、紫鵲同著一個人，從前院進來，原來卻是寶釵。香菱先瞧見，忙上前拉手道：「姑娘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寶釵未及答言，迎春、鴛鴦又接著見禮說話。

黛玉道：「寶姐姐，裡院坐罷。」又邀眾人一同進去，寶玉也隨至內室。寶釵見了寶玉，佯作不理，只和黛玉及迎春等慇懃款敘。寶玉無從攬言，只呆呆的瞧著寶釵。鴛鴦揣度他們夫妻必有一番密語，只坐了一會，便拉迎春、香菱一起出來。黛玉留他們不住，忙叫晴雯、金釧兒去替他們安置牀榻。紫鵲領著麝月過來見寶釵，寶釵慰問了一番，方才退去。

這裡只有他們夫妻姐妹三人，黛玉笑對寶玉道：「你想想，怎麼對得起寶姐姐，還不該演一出《負荊請罪》麼？」寶玉趁此便向寶釵深深的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你是向來體諒我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話就不通，我有什麼體諒不體諒的？你想，老爺、太太那麼期望著你，太太那麼疼你，怎麼對得起兩位老人家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老人家呢，我將來總有補報的地方，姐姐你總瞧得見的。只是對不起你，你雖不怪我，我良心上也不能自恕的！」寶釵道：「我算什麼？就苦死了也是活該！」說著，眼圈兒紅了。

黛玉道：「你們倆也難得見著的，別管誰對不住誰，都是妹子的不是。姐姐都看在妹子面上罷！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倆還說這話，倒生分了！從先，咱們是怎麼好來著？那回他們糊弄著，叫我頂妹妹的名兒。我知道了，還哭了好幾天呢！這只有天知道罷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從前的話都不必提了，咱們只論現在的。姐姐若在家裡呢，把未了的事辦完了，仍舊咱們在一塊兒。若願意在這裡呢，我就去借著姐姐的身子，替你守節撫孤，我也是做得到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妹妹，你從前的苦，也受得夠了，目前正該補償補償。咱們倆就如同一個人，又何必彼此呢？只是便宜他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，你和他說說話兒，我還要招呼二姐姐他們去呢，回來再看你。」寶釵要拉黛玉，一把沒拉住，便走到前院去了。不知寶玉如何安慰寶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